

立陶宛秘密行

陳文翔醫師 / 台大醫院 復健部

2011年9月26日到29日有幸與超音波醫學會的同仁們，一起前往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超音波醫學會（WFUMB）舉辦之研討會，會後並同遊奧地利與捷克許多美麗的景點，在忙碌的生活中偷閒享受難得的愉快時光，更重要的是，這也是多年來內人在其同樣忙碌的教學生涯中，難得能夠一起和我到國外參與國際會議，擔任眷屬角色，讓我倍感愉快。

這次到維也納除參與超音波國際會議外，我還有一個秘密的任務與行程，就是要前往波羅的海三小國最南邊的立陶宛(Lithuania)，參加另一場國際會議，由於我本身擔任了一項國科會「台、拉、立三邊合作計畫」主持人，每年必須與拉脫維亞(Latvia)與立陶宛兩國學者合作研究並互訪，剛好原本計畫參與超音波年會時段，聽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兩國學者要在立陶宛首都舉辦研討

會，我當然最好能參加，不然年底的期中報告就寫不出來，於是在會議日期兩個多月前就開始上網查資料並訂機票，也非常幸運的，維也納竟然有直飛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（Vilnius）的直航班機（本來立陶宛主持人告訴我要在德國、北歐或俄國轉機），價錢也還可以接受，因此當機立斷，買下27日飛往維爾紐斯來回機票，注定要前往這從來沒有聽過的遙遠城市。



圖一：開會過程，有看到我們的國旗吧！站的是立陶宛計畫主持人，我當然不用說坐在左邊，最右的是拉脫維亞主持人。

26日由台灣出發經十多個小時到達維也納之後，不像其他人忙照相或上廁所，我第一件事是調查維也納機場交通，看看有沒有機場地鐵可到達，出境在哪裡，明天我就要在沒導遊陪伴下，再次回到這裡闖蕩。當天前往世界超音波年會會場註冊後回到旅館，內人馬上打開行李並再度打包，準備兩天一夜立陶宛行的小行李箱，我則拿出投影片草稿，再度審視我的演講稿並默默祈禱：這次可不能讓自己和台灣丟臉呀，這遙遠的國度不要說台灣人，恐怕東方人都

極少吧。

第二天前往機場並搭上奧航班機前往立陶宛，算是一切順利，果然不出所料不必擔心在維爾紐斯與接機的對方學者認不出來，我和內人果然是唯二的東方人，完全無障礙出機場大廳就被叫住了，機場雖然小小的可能規模還不如松山機場，但由機場到首都維爾紐斯的路上卻讓我十分驚艷，完全不是那種擁擠喧囂的感覺，路上都是翠綠的丘陵點綴著紅瓦白牆的典雅建築，進入市中心也都是石板路配著古老的房舍，又適逢假日，經過的教堂有著許多結婚的新人與賓客，整個城市充滿清爽與歡欣的氣氛。

由於我停留的時間很短，簡單的午餐後馬上就開始我們的「闢室密談」，我們共同興趣的主題是利用物理方法作藥物傳送，聽起來應該很不知所云，意思只是研究如何不用病毒，而用其他方法將大分子物質，例如DNA或藥物，有效的推入細胞或組織內，讓其更有效發揮作用，我的方法是用治療用超音波，立陶宛學者的研究主題是利用電刺激，而拉脫維亞的學者則是活體觀察這些進入的機轉。講這些大家可能沒興趣，不過我們就這樣不到十個人卻密談了約五個小時，對我來說這也是難得的挑戰與經驗，反正他們的主要語言也不是英文，因此程度只比我好一些些，拉脫維亞與立陶宛雖是鄰



圖二：晚餐的傳統食物圖。



圖三：剖開加酸奶與培根，熱量應相當高。

國，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語言，他們共通的是俄語，我想他們私下有可能部分是這樣溝通的。不過事後老婆和我偷偷說，我還是有許多英文時態錯誤，畢竟不是天天講英文，對話能力還是只在「尚待加強」程度。

晚上由於我堅持要吃吃看立陶宛的傳統食物，我們一起去老城內的一家餐廳地窖內，不是我誇張亂說，真在地下室且裝潢成地窖樣，

他們的主食就是一種形狀像我們的特大號飯團大小的東西（圖二），外包有點像「油粿」的質感，內餡則像是「肉丸」內餡一樣，沾著很難描述的酸奶醬（圖三），吃一個就相當相當飽了，當然啤酒是他們最重要飲料，但我們還點了一種所謂「root beer」的傳統飲料，我本來直覺想是「沙士」，結果是一種麥子做成的有點發酵但沒有汽的汁，

只能說實在不能用好喝來形容。

由於第二天中午就要回維也納，早上很快的對維爾紐斯老城做一巡禮，維爾紐斯位於立陶宛的東南部，距離白俄羅斯邊界僅有 40 公里，人口只有 50 多萬，台北市據記載是其姐妹城市，但比起台北市人口就少多了，事實上立陶宛全國只有 344 萬人口。夏季炎熱，第一天到達時氣溫超過攝氏

30 度，但第二天卻馬上劇變，至少下降 10 度，聽說冬天會有大雪，在一月和二月氣溫低於攝氏零下 25 度並不罕見，畢竟這裡算是北歐。這裡最著名的特產是琥珀，他們的博士班研究生告訴我：只要在暴風雨過後到波羅的海海邊，就可以撿到許多各式各樣的琥珀。

維爾紐斯市擁有典型的中世紀城鎮的格局，比起幾天後參觀的奧地利與捷克古城絲毫不遜色，歷史性建築最著名的是教堂，據統計有 40 多座各式教堂，包括天主教、東正教等，維爾紐斯本身以巴洛克城市著稱，但也有許多哥德式（如聖安娜教堂，圖四）、文藝復興式、新古典主義（如主教座堂，圖五）和其他風格的建築，整座老城區在 199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圖五與圖六分別是當地最著名的地標「天主教維爾紐斯主教座堂」（Cathedral），與位於小丘上的「格底敏城堡」

（ Gediminas Tower ）。我們開會的地方就在主教座堂隔壁的小旅館會議室。

歷史上立陶宛在 1918 年俄國革命後脫離其統治而獨立，但二次大戰前夕被蘇



圖四：聖安娜教堂



圖五：維爾紐斯的地標：天主教維爾紐斯主教座堂



圖六：筆者在格底敏城堡前

聯佔領，不久德國入侵，直到 1944 年蘇紅軍反攻，但旋即被蘇聯併吞，其真正獨立則是 1990 年的事。我們此行也有經過立陶宛總統府，小小的實在沒有我們的氣派。但旁邊的立陶宛大學

卻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，據說可追溯到 1579 年。該國最主要的體育活動為籃球。立陶宛國家男子籃球隊現世界排名第 5 位，曾經三次獲得歐洲錦標賽冠軍，並四次參加奧運會男籃

比賽，三次獲得銅牌。我們去的時節再過一週就是歐洲盃籃球賽，維爾紐斯是主辦城市，怪不得旅館與機票在我預定時都相當緊張，立陶宛計畫主持人也不時提到對籃球的熱愛。立陶宛面積 6.5 萬平方公里，接近台灣的兩倍，但人口卻少於台灣的七分之一，全國只有丘陵沒有高山，最高峰據說只有數百公尺，怪不得生活品質比台灣人民好多了。

另外必須一提的是：回程時在機場 check in 時，航空公司的小姐拿著我太太的護照檢查，直說這上面沒有奧地利簽證是不可以登機的，我們解釋說這是台灣不是中國護照，不用簽證，但小姐卻請我老婆指出護照內哪裡有寫台灣？我的護照封面有加註台灣沒問題，但我太太的沒有，翻遍護照內外真的是沒有，只有在一串編號內發現有 TWN 三個字母，當然不被採信，折騰半天在詢問高層後才得以過關，真是令人難過。

我們的研究計畫是三年，今年才是第一年，還有很多機會再來到立陶宛，或是隔鄰的拉脫維亞，有機會將再和大家做進一步追蹤報告。